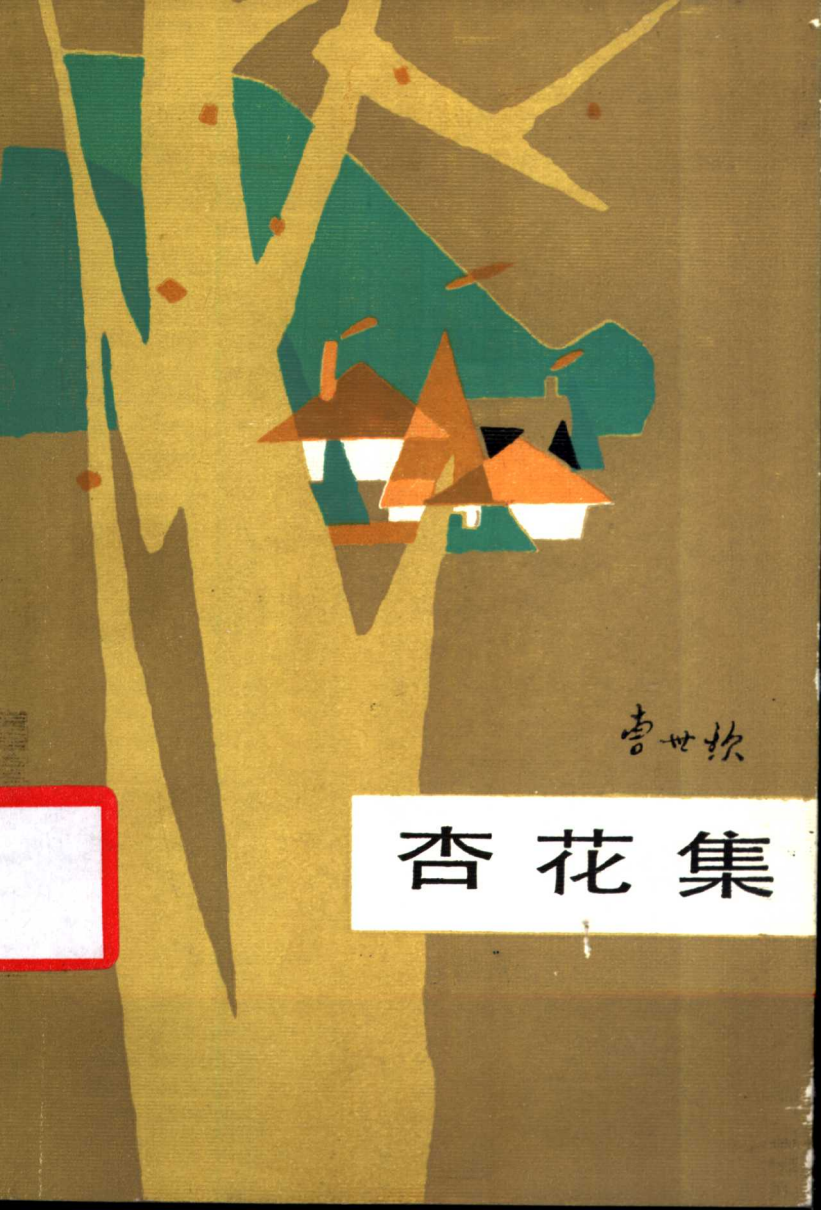




李世欽

杏花集

杏 花 集

曹 世 钦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集。

作者热情讴歌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深刻变化，他笔下的山川人物，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束带着泥土芬芳的杏花，给人以春的信息。

杏 花 集

曹世钦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4 字数87,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书号: 10151·897 定价: 1.20元

目 录

日映丹霞	1
青翠牵住雨丝丝	7
“踩平山”败阵记	14
三石赋	19
陌生的尖山路	24
沈家门小市	29
山山水水入画来	32
盘山观石记	36
涧水弯弯	40

一担石沟记	44
名松小记	47
白云观及其传说	51
从纪念园带回的纪念品	55
我心中的名城	59
夜宿洪椿坪	65
游古仙女洞	71
天府梧桐	74
情在三峡山水间	77
长江第一坝	83

当阳三胜	87
同是游山情不同	93
古北口抒怀	97
南国书城记	105
海天佛国普陀山	109

一个勤奋忙碌的形象	114
赏画话画师	119
风风雨雨到今朝	123
每到传神着意寻	138

她的脚步永远追逐着美	146
------------	-----

墨维	152
----	-----

墨迹千载，生机不息	155
-----------	-----

《双狮图》的诞生	163
----------	-----

后记	186
----	-----

日映丹霞

我从山里带回几斤杏核，每到星期天，就哗啦啦地砸起来，砸杏核，可以说也是一种乐趣，砸碎外壳，就得到一颗饱满的杏仁，不过要是把杏仁也砸碎了，那才叫扫兴呢！手里砸着杏核，心里却又回到了山里。……

首先想到的是那美丽的杏花；而杏花第一次留给我深刻印象，还是解放初期在塞北大草原上。说草原，也有一些山区，不过山不高。塞外树木不多，杏树更为稀少，可算这一带贫瘠的标志之一。我见到的那棵杏树，长在村东北角上，等到杏花姗姗来到人间的时候，人们才感到了春的信息。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走无人家，初冬未到冰先结，春老不睹桃杏花。”虽然春将老了，但是这树杏花开时，象蓝天上一片明霞，灼人耳目。人们还是大声宣

告：“春天啦！”后来我们植树造林，二十多年之后，这村竟然有了果林，从有一棵杏树，已经发展到成百成千棵了。杏树林当然成为塞外崭新气象的标志之一了。

杏花留给我深刻印象不止是这些。农业合作化那年，有几个刚上学的孩子，在杏花时节，到树前折花，农业社长把他们喊住：“小家伙们，你们正学加减法，给我算算折一枝花，少结多少杏？”孩子们把脑瓜歪起来，瞪圆了眼睛，开动了脑筋，一个个把嘴闭起不吭声。社长哈哈笑了：

“一朵花一个杏。从现在起，要懂得爱护集体财产。”孩子们跑着嚷着：“我不折，我不折！”不久杏子要成熟了，那溜圆的、黄里透红的果实，怪叫人喜爱的，一看嘴里就冒出一股酸水。孩子们又来了，真个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哩。真巧，又被社长碰见了：“站好，站好，谁给我背一课书？”“我！我！”社长指着圆脸盘大眼睛那一个说：“你背，上次我在杏树下讲了啥？”这孩子记性好，把社长讲过的话，象背课文一样背了一遍。社长拍拍他的后脑勺，说：“只背下来不表扬，做到了才表扬哪！”孩子们醒悟了，七嘴八舌嚷起来：“我不摘！我不摘！”多少年过去了，

这些孩子现在已经长成青年，不过，他们当初那天真的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今天，就如退潮之后的涨潮一样，再一次涌进我的心中来了。

我看到大片大片的杏林，还是去年夏季在京郊山里。那小山村座落在公路边上，举目四望，山上山下，村里村外，近处远处，层层叠叠，多是杏树。到了开花时，村庄就象漂进花海的一只船。你若走在村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在杏花林中，真是走在一幅极美极美的画中一样。林静花香，撩人遐想。于是那些描绘杏花的诗词，一句一句总往心头上撞：“沾衣欲湿杏花雨。”

“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开了燕飞忙，正是好春光。”“杏花堤上雨初晴，日映丹霞十里明。”画境诗意，使人象喝过杏花村的汾酒一样，真有点醉意了。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的一笔财富，谁想象得到，也曾在“四人帮”浩劫的年代，遭到过破坏呢！有不少社员院里门前的杏树，就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而今提起来，社员们无不愤怒在怀。现在，那新种的许多幼小杏树，正舞弄嫩叶往高里长哪！

杏花落后，杏子渐渐成熟。树下堆起成堆的黄杏，山下场上，满装杏子的荆条筐，一片一片，

呈现出一个富饶壮丽的杏子世界。

社员们指着大堆杏说：“吃吧，不酸。”这是山里人的心意。当你掰开一个，尝第一口时，那味道又甜又香又美。

这时候，汽车和拖拉机便昼夜不停地来往于山区与城市之间的公路上。但是，这么多的杏同时下树，除了运进城里的以外，还有一批是无力量运走的，社员们又能吃多少呢，有一批杏，做成杏干，也有一批杏，就眼睁睁地烂掉了。这当口你要坐上汽车进山，会看到在公路两旁，晒满了杏核，又过一些时候，老大娘和小姑娘们，坐在村头，坐在公路边，正把杏仁砸出来。那哗哗叭叭的声响，似春节放爆竹一般，姑娘们说说笑笑，孩子们吵吵闹闹，就象在度过一个红火的“杏核节”。我砸杏仁的技巧，就是从这里学到的。我记得，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当场考过我：“你知道杏仁的用处吗？”我向她点点头。她又说：“那边是我们队的大弟子，她对杏仁可有研究呢！”

我心里猜测，这大弟子是哪一位的名字呢？

就见不远处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答了腔：“小快嘴，当哑巴卖不了你！人家还不知道杏仁

是一味中药。”

是的，杏仁是一味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讲，杏仁主治病：咳嗽，上气喘促。也能治脚气。杏仁油还可做外敷药。……

还是那个小姑娘，又说话了：“大弟子，你给这位同志讲讲那个故事！”

那位大点的姑娘白她一眼，没言语。在我的要求之下，她还是把故事讲了一遍：从前有个翰林学士，在一个道院中梦见有位皇姑对他说，吃杏仁可以使你聪明，老而健壮，心力不倦。……我知道，这也是李时珍录在《本草纲目》中的传说，不过李时珍并未写出吃杏仁便聪明的肯定语气，只是要说明杏仁对人身体有好处。还是那个小姑娘又在讲话了：“哼，大弟子对《本草纲目》可熟哪，要不人家怎么叫她是李时珍的大弟子呢！”原来这就是大弟子一名的来历，我想，大弟子这姑娘一准是队里的一个医生吧！

把杏仁砸出来之后，是通过供销社运进城去去的，除了入药以外，在食品中应用的范围也不小，人们常常吃到的有：杏仁糖、杏仁桃酥、杏仁羹、杏仁霜、酱杏仁等等，这杏仁就是从这些山村里运来的。

我每逢来到这美丽的杏乡，总有许多感受，！
我想，一座山村，几道山弯，数片杏林，完全与人们干四化的巨大感情和意图连在了一起。于是，我也想写首小诗，把感受抒发出来，但是又总有“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觉，思来虑去，却在心中勾勒出砸杏核的那个热烈场面，小诗便草成了，这里摘出二句，就算这篇散文的结尾：

打碎封闭已久的外壳，献出一颗诚实的心！

1980，4，4日夜

青翠牵住雨丝丝

眼前：没有风，只有雨。

这雨，既不是浓云瓢泼，也不是片云细撒，如丝如线，千条万缕，急促地垂直落下，一时间，整个山川被骤雨所笼罩住了。

但那蓝蓝的天空，只蒙着一层薄而透明的“雨气”，阳光依然强烈地照射着一切。晴天下雨，怪！

山，象一块大海绵，雨来了，吸收它，来多少，吸收多少。再看遍山鱼鳞坑，象一个一个大碗，山，就是端着这许多大碗喝雨水的。

我身边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头上那顶半新草帽，遮住短发，浓眉下一双大眼睛向前注视着。她伸出手在雨水中搓动，洗掉十指上的黄泥。

她是生产队长。

她要我看远远近近的山。因为晴天骤雨，虽然隔着雨帘，也看得清楚。那山上一改前几年光秃秃的景况，而满坡都是郁郁葱葱的幼林了，有松柏树，橡树，栗子树，柿子树，核桃树，桃杏梨树……。这些树淋着雨，显得又新鲜，又水灵，又精神。

女队长用右手朝群山画了半个圈，带有几分自夸地说：“树满山了。”

这山，是她们队集体管理的，十年内乱中，山林受到砍伐。东开一片“粮田”，西开一片“粮地”，没收多少粮食，山被折腾穷了，多少年培育的松柏果树，锯的锯，刨的刨，难怪社员们说：“山被逼得剃发当和尚了！”就连山上年年出产的草药，也几乎绝了根。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左的思想影响下的损失啊。

这位女生产队长，那时候也只有十六、七岁，谁能知道，在那时她也曾挥动镢头到山上刨过树哩。如今提起，她连声叹息，懊悔得揉搓着双手。

我举目望那满坡满坡的幼林，心中不住地赞扬她们队近两年变化之快。

雨，猛劲已过，稀稀疏疏，东飘一点点，西

撒一星星。

女队长要领我去另一条川里看社员们的“自留山”，这是去秋出现的新事物，我很想看看社员们是怎样管理“自留山”的。我俩沿着山根，走在被雨水洗刷一新的碎石路上，碎石在脚下哗哗响。周围的山峦，有的仰望天空，有的俯视村落，山山眉清目秀，岭岭肃穆幽雅，山岭向行人表示出它们的亲切姿态。

转过山弯，真是柳暗花明另一番景色：果树多于松柏，而且每棵树下，圈起厚厚的土围，每个树坑里长出几株挺拔的玉米，那厚厚的土围上，白薯蔓向前伸延，好象什么都想挽住，窝瓜的大叶子，为自己的果实遮雨，花生叶儿无声无息地饮啜雨珠，大豆举着正在丰满起来的小棒槌，豌豆棵挂着一串腰刀，好不神气！它们都在显示着自己的气魄和美丽。

女队长说：“不要几年，就果子满坡了。”

我看得出神，我称颂这山坡的富足，我赞叹各种作物的风采，我想，这大概就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这时，雨停止了，但那树枝上，绿叶上，花朵上，藤蔓上，都留下晶莹的水珠。那枝枝叶叶，层层错落有致，形态玲珑剔

透，确实令人有情趣盎然之感。而且，这样的山坡，这样的管理，这些有价值的植物，也足以启发人的心智啊。在这景致面前，我不禁为之动情：“多好哟，多明显的变化！”

女队长指着一片片的山林告诉我，这是谁家管理的，那是谁家管理的，挨山挨户，她讲得清清楚楚。如果不仔细观察，粗粗一瞥，只是满眼青翠罢了，当我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就是“自留山”也是风格迥异啊。社员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口味、性情，在树坑里、土围上，种出不同的植物，可算是称心合意、多样多彩了。

女队长看我观察得这么细致认真，她也兴致勃勃了。我们顺来路往回走时，她说领我去认识一个人，我欣然应诺，便说着话，向一户社员家走去。

路上，我听女队长讲：这家户主叫刘福，在十几年间，净往外跑，天津呀，北京呀，沈阳呀，到处打短工，想挣点钱养家。直到去年秋天，还是家里给他寄路费回来的。这不怪他，一家五口，年终分四百斤粮，怎行呢？还欠队上八百元，他怎不烧心燎肺往外跑！说起来也有意思，“四人帮”时那么大批“资本主义”，也没把他批回来。